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

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齋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齋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子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胷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

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

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病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恠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正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阻囚

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鄒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惟諸賢旣已有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蔣髮膚置鼻耳安

眉額挿牙齒眸子橋光雙樵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踣躡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帽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

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平載流
芳子欲爲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荆通陸生鄧公
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
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
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睠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
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
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
當如包胥居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以成
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
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
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
尔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蟻虱同情不聽我

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
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禹范陽張華
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
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
穿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
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晷也支離其形者
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
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
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
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譏其
負貴驕溢以肺腑爲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
則云性意思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爲賢大夫
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目者實有大功於名
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爲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
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
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始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
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
一時蚡弘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

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

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

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管田事權發遣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

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去之外官奉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去之外官奉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旣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

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

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鞠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僭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

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楊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諂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早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二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

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趯越擬換作風字如何公疑坐領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此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
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
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
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待宴言臣少遊
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
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
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
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
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

此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
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四肆赦
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
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
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
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德壽
霈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

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
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嚮炙外議謂何今厖
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
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
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
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
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
携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
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
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
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
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
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字改障字
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
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
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爲把羅焚膏油爲

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
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
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
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
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
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
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
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
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自儆
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爲久
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
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
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

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第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

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里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自乳而使人

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又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有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

射東宮師傳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帝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
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
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
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
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
君曰事將柰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在平原往見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
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
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
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

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
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
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
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
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
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
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
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

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
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
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
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
日以相告云

虢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隨
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

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爲何雖千百載後
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
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
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專爲征鎮有民
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
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
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
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漢陽濟陰遠固爭不

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
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
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
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
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
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位顯
爲佚罰曾不十年巨片刺遂州爲段子璋所殺

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

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沖十稔平子十年爲無嫌子偶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

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
申明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
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一策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
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
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荅周
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
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

惠懷之亂至邃至曠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
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
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
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
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
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
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况在於
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
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
漿宋王招寇所謂脯鼈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
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
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
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

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
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
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
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竒寫異亦
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
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
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
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

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
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其蔗所
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
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
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
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
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
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
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

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
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
蔗最困地方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
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
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
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
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
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
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

益竒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震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

未曾來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巖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問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

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牢致虛怒罷其職旣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据陝分軍來

攻有健酋升前阜嬖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裹夾反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义

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䟽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輦盡取

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三年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掎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退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

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
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鵝
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
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
援浚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
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
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
左臂中刃而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

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
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
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
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
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
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篋遣帳下往
皆裸就答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
敵數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
軍日與虜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

取敵金貨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
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
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
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
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
門外惡少撫其背溫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
偃架朴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
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
忠勇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
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
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溫
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溫皆可
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
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
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

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
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
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
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
盛德人仕於温府歷征西叅軍從事中郎長史
在朝隕然伏正必不効郗超輩輕與温合然自
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
爲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
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
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
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
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
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渫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

言皆妄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汗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官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官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官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官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注楊雄解詡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太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

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廡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廡可也今翰林但扁擒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爲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真官兼守云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臯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
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
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
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
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
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
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
父不降没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
刻間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
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
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
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
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
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
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
司非郎官卽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
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
任爲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
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
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爲監旣班在郎上
則無所不可爲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遷祕郎
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
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
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
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
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容齋五筆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第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

容齋五筆卷第六

容齋五筆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第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

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
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
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
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
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
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
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
萬四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
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
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
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窓
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
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
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

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牒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叙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